

■ 专题：学前家庭教育

## 隔代抚养、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基于潜类别分析

王元<sup>1</sup>, 刘帅莉<sup>1</sup>, 宋冉冉<sup>1</sup>, 索长清<sup>1,2</sup>

(1.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2. 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 选取 1481 名儿童及家长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 将学前儿童学习品质分为高水平组、中等水平组、低水平组三种, 进一步因子回归模型研究发现: 不同抚育模式及家庭教育投入对儿童学习品质的影响不同, 与亲代抚养相比, 低水平组隔代抚养家庭更需要家庭教育参与来提升儿童学习品质, 并据此提出隔代抚养下通过家庭教育投入提升学习品质的策略。

**关键词:** 隔代抚养; 家庭教育投入; 学习品质; 潜类别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3)03-0001-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3.001

## Intergenerational Child-rearing,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Approaches to Learning: Based on Latent Class Analysis

WANG Yuan<sup>1</sup>, LIU Shuai-li<sup>1</sup>, SONG Ran-ran<sup>1</sup>, SUO Chang-qing<sup>1,2</sup>

(1. Preschool & Primary Education Colleg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1481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rough latent class analysis, the preschool children's approaches to learning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high-level group, medium-level group and low-level group. The result of further factor regression model research was that different parenting models and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children's approaches to learning; and compared with parental care, intergenerational care families in the low-level group need more family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approaches to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improve children's approaches to learning through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under intergenerational care.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are; famil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pproaches to learn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

### 一、问题提出

在儿童学习与教育问题研究中, 学习品质是近年研究的热点。我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提出, 要重视幼儿学习品质。学前期是

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关键期, 家庭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父母和其他主要养育者为幼儿学习品质发展提供微观学习环境, 为儿童发展提供重要的家庭资本。其中, 家庭教育投入是家庭资本转化为子女教育优势的重要路径, 是

收稿日期: 2023-01-06; 修回日期: 2023-01-30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WJC202030)

作者简介: 王元, 女, 山东烟台人,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刘帅莉, 女, 河南驻马店人,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宋冉冉, 女, 山东济宁人,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索长清, 男, 内蒙古赤峰人,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育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促进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一过程与家庭抚育模式紧密相关。隔代抚养和亲代抚养是我国家庭育儿的主要抚育方式之一。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今天,隔代抚养变得更为普遍。

学习品质是儿童学习的倾向、态度、行为习惯、方法、活动方式等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基本素质,对儿童学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sup>[1]</sup>。家庭因素通过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影响儿童教育获得及学习能力发展<sup>[2]</sup>。尽管学习品质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研究得到诸多研究支持,但以往研究以变量为中心探讨儿童学习品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忽略不同儿童个体学习品质特点。况且,学习品质的发展是动态的、复杂的,学习品质各维度的发展也并不是同一和并进的<sup>[3]</sup>。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一方面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通过潜类别分析方法,突破量表工具的限制,审视不同研究群体的学习品质水平,将其归类到潜变量的不同类别中;另一方面融合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建立因子混合模型,探讨隔代抚养下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发展的关系。

## 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从辽宁、北京、内蒙古等地随机抽取3-6岁1569名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家长填写问卷形式,共回收有效问卷1481份。其中男生773名,占52.2%;女生708名,占47.8%。隔代抚养儿童489名,占33.1%;亲代抚养儿童992名,占66.9%。

### (二) 研究工具

学前儿童学习品质测量采用自编的《3-6岁儿童学习品质家长评定问卷》由好奇心、主动性、反思性、坚持性和问题解决的灵活性五个维度构成,共包含18个题项。问卷结合麦克德莫特(Mcdermott)

团队开发的《学前儿童学习行为量表》(Preschool Learning Behavior Scale,简称PLBS)的评分方式,由家长根据子女在过去2个月中的典型行为,评定每个题项行为“没有发生”“有时发生”或“经常发生”,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品质发展表现越好<sup>[4]</sup>149-152。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分别为0.764,0.762,0.832,0.838,0.862。

家庭教育投入的测量分为家庭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参与两个部分,参照李燕芳等编制的家庭学习环境问卷,其中家庭教育资源由家长排除幼儿园所发资料,确定家庭提供给子女教育资源的实际数量,包括儿童读物、智力玩具、音像资料、绘画用品、橡皮泥等用来手工制作的材料等,按照资源数量由少至多5级量分,得分越高,家庭提供的教育资源越丰富,问卷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0.897。家庭教育参与由家长结合参与子女教育活动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包括“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一起玩玩具或做游戏”“和孩子一起画画”等,按照参与时间和频次分为5级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教育参与频率越高,问卷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0.758。

### (三) 数据分析

采用Mplus7.4软件开展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两个程序:首先对幼儿学习品质的潜在类别进行分析,然后,以潜类别的分类结果为因变量,性别、抚育模式、家庭教育投入为自变量,建立因子回归模型,进而了解不同抚育模式下家庭教育资源与教育参与对幼儿学习品质潜在类别的影响。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 幼儿学习品质的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按照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步骤,分别拟合了1-4个潜在类别模型,但各拟合指标给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见表1)。

表1 幼儿学习品质的潜在类别分析(LCA)的各项拟合指标比较

Model	K	Log(L)	AIC	BIC	aBIC	entropy	BLRT	LMR	类别概率
1	36	-18141.96	36355.91	36546.73	36432.37				
2	73	-15541.53	31229.06	31616.00	31384.10	0.894	0.000	0.000	0.38/0.62
3	110	-14872.55	29965.10	30548.15	30198.72	0.901	0.000	0.000	0.35/0.56/0.09
4	147	-14494.71	29283.43	30062.60	29595.62	0.877	0.058	0.000	0.41/0.09/0.38/0.12

由表 1 可知,随着分类数目的增多,似然比  $\text{Log}(L)$  和信息指数 AIC, BIC, aBIC 不断减小,到 4 个类别时最小,但 BLRT 检验  $P > 0.05$ ,说明 3 类别为最优,且 3 类别时 AIC, BIC, aBIC 等统计值渐趋稳定, Entropy=0.947, 大于 0.8, 表明分类的准确率超过 90%<sup>[5]</sup>。再综合考虑模型的可解释性与简洁性,最终将幼儿学习品质划分为 3 类。由表 2 可知,每个类别中的幼儿(行)归属于每个潜在类别的平均概率(列)从 92% 到 94.8%, 这同样也说明 3 分类模型的结果是可信的。

表 2 各潜在类别被试(行)的平均归属概率(列)

	C1 (%)	C2 (%)	C3 (%)
C1	94.80	0.00	5.20
C2	0.00	94.30	2.40
C3	4.30	0.80	92.00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基于全体研究对象的 3 个潜在类别在 18 个条目上的应答概率图。由图 1 可知, C1 类别在学习品质各项指标的得分概率都是最低的,这一类别所占比例为全体被试的 9%, 可以将类型 1 命名为“低水平学习品质组”。C3 类别在学习品质各项指标的得分概率是最高的,这一类别所占比例为全体被试的 56%, 可以将类型 3 命名为“高水平学习品质组”。C2 类别在学习品质各个指标上的得分概率都是介于 C1 和 C3 之间,这一类别被试所占比例为全体被试的 35%, 可以把这一类别命名为“中等水平学习品质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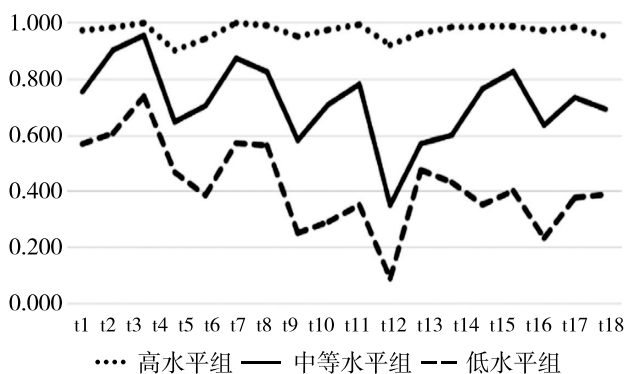


图 1 3 种潜在类别在学前儿童学习品质问卷题项上的得分情况

## (二) 教养方式、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的回归混合模型

由表 3 可知,不同性别儿童学习品质潜类别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低水平学习品质组,不同抚育模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抚育模式对中等水平组的回归系数显著( $P < 0.05$ ),表明不同抚育模式可以预测儿童学习品质类型,即相较于高水平组,隔代抚养下儿童学习品质更有可能是中等水平组。同理,不同潜类别下家庭教育资源与教育参与的回归系数显著( $P < 0.001$ ),表明家庭教育投入可以显著预测儿童学习品质类型,家庭教育投入越高,学习品质发展越好。

表 3 教养方式、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的回归混合模型结果

潜类别	Effect	Logit	SE	Logit/SE	P 值	OR
	性别	0.16	0.23	0.68	0.50	1.17
低水平组	抚育模式	-0.21	0.25	-0.87	0.39	0.81
	教育资源	-1.42	0.19	-7.47	0.00	0.24
	教育参与	-1.38	0.20	-7.00	0.00	0.25
	性别	0.15	0.14	1.04	0.30	0.17
中等水平组	抚育模式	0.38	0.15	2.56	0.01	0.22
	教育资源	-1.24	0.14	-8.80	0.00	0.04
	教育参与	-0.73	0.10	-6.98	0.00	0.05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三) 隔代抚养下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的回归混合模型分析

以中等水平组为参照组,以高水平组为比较组。由表 4 可知,家庭教育资源和教育参与对高水平组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 $P < 0.001$ )。表明家庭教育投入有助于预测隔代抚养下儿童学习品质的类别,即随着家庭教育投入的增加,儿童学习品质类型更倾向于发展为高水平。

以中等学习品质组为参照组,以低水平组为

比较组。由表4可知,家庭教育参与对低水平组的回归系数为显著( $P < 0.05$ )。表明随着家庭教育参与的增加,儿童学习品质类型更倾向于参照组(即中等学习品质组),但家庭教育资源无法作出这一预测,家庭教育资源投入对学习品质中等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表4 隔代抚养抚育下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的回归混合模型结果

潜类别	Effect	Logit	SE	Logit/SE	P 值	OR
	性别	0.05	0.23	0.23	0.82	1.06
高水平组	教育资源	0.89	0.25	3.60	0.00	2.44
	教育参与	0.74	0.17	4.38	0.00	2.09
	性别	0.36	0.30	1.19	0.24	1.43
低水平组	教育资源	-0.41	0.24	-1.74	0.08	0.66
	教育参与	-0.44	0.22	-2.04	0.04	0.65

注:\*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综上所述,在隔代抚养下,家庭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参与能够促进中等水平学习品质组儿童进一步快速发展,且进步显著;对于低学习品质水平组,教育资源投入对儿童学习品质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但教育参与能促进低水平组儿童显著提升学习品质。

## 四、讨论

### (一) 学前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类型及特点

依据学前儿童在好奇心、主动性、反思性、坚持性和灵活性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利用潜在类别分析对学习品质类型进行分类,分为高水平、中等水平及低水平三种,拟合指标良好,体现了学前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群组异质性特征。

在学习品质的3个类别中,低水平学习品质组占比最少,高水平学习品质组占比最多,即大部分学前儿童学习品质发展良好,这与以往研究一致<sup>[6-7]</sup>。高水平学习品质组儿童各维度表现均衡,好奇心强烈,参与活动或游戏时热情而投入,做事有始有终,解决问题灵活性强,且游戏或活动结束

时能进行简单总结;低水平学习品质组在各个维度得分最低,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且各个维度发展不均衡;中等水平学习品质组表现介于高水平与低水平之间,各维度发展趋势与低水平一致,但发展水平要高于低水平学习品质组。这种异质性特点提示家长和教师,要结合学前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类别,创设适合学前儿童发展的教养环境和教养实践,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儿童全面发展。

### (二) 抚育方式与学习品质类别

本研究表明,不同抚育模式可以预测幼儿学习品质类型,不同于以往研究中隔代抚养对学业发展积极或消极的绝对观点,而是比较了学习品质不同潜类型在两种抚育模式上的差异,亲代抚养在高水平组占优势,隔代抚养在中等水平组占优势。因此,与其纠结隔代抚养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如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隔代抚养的独特价值,尊重其与亲代抚养的异质性,实现不同抚养方式相结合,以达到共生、共赢。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发展离不开自身拥有的社会支持系统。隔代抚养是(外)祖父给予的家庭内的支持与帮助,良好的代际互动能调动家庭各方面教育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儿童发展。有研究表明,早期隔代抚养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弱势家庭子女有显著积极效应<sup>[8]</sup>。而且隔代抚养绝大多数是代际合作育儿,(外)祖父母更多承担的是生活照料任务,父母承担教养任务<sup>[9]</sup>。因此,隔代抚养作为家庭教育重要的支持力量,应该给予相应的重视和理解,避免过分“污名化”。

### (三) 隔代抚养、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地位获得模型通过家庭拥有资源多寡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sup>[10]</sup>186。本研究结果也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可以显著预测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类型,家庭教育投入越高,学习品质发展越好。家庭教育投入过程,也是父母付出时间、精力、情感参与家庭教育活动,投入物质教育资源进而对子女发展产生耳濡目染式言传身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嵌构于家庭内部,于儿童发展早期塑造和培养了儿童各项学习能力,

在其未来的学业发展和教育获得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教育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在以往研究中得到证实<sup>[11]</sup>。

针对隔代抚养下家庭教育投入与学习品质类型的研究结果,对于高水平组儿童,增加家庭教育投入对学习品质发展的影响高于同类型的亲代抚养,但对于低水平组儿童,仅仅提高家庭资源投入是无效的,增强家庭教育参与是提升隔代抚养下低水平学习品质儿童发展水平的正确途径。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以往研究的支持。有研究者提出,经济投入可能间接影响儿童发展,时间投入则直接影响儿童成长<sup>[12]</sup>。也有研究认为,经济投入通过时间投入对儿童发展发挥作用<sup>[13]</sup>。丹麦的研究发现,以父母影响为控制变量,(外)祖父母通过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资本来影响孙子女的教育成就<sup>[14]</sup>。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重要影响。家庭是与幼儿发展紧密相连的微观系统,与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形成生态系统链,共同解释儿童的早期发展。因此,不同抚育模式下家庭教育参与意识、教育支持行为等存在差异,影响家庭生态系统的建构,进而影响儿童教育获得。故研究建议,优化家庭教育投入结构,支持家庭教育参与力度,改变家庭教育投资策略。

## 五、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其一,幼儿学习品质潜在类型为高水平、中等水平及低水平三种,其中高水平学习品质组占比最多。

其二,不同抚育模式可以预测幼儿学习品质类型,亲代抚养在高水平组占优势,隔代抚养在中等水平组占优势。

其三,家庭教育投入可以显著预测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类型,但是隔代抚养下通过提高教育参与水平才能促进低水平组儿童显著提升学习品质。

### (二) 教育建议

#### 1. 优化隔代抚养效能,发挥其资源优势

隔代抚养是家庭教育重要的支持力量。在家

庭面临教育代际断层现象时,隔代抚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4+2+1”为主的模式背后,是教育理念、价值取向及价值判断标准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因此,需要正视代际冲突,在代际互动中寻求代际关系的缓解和发展,保持家庭教育体系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隔代抚养对中等水平学习品质组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是隔代抚养发挥资源优势的积极结果。利用时间优势,鼓励祖辈给予儿童更多的倾听和交流,给予儿童反思的空间;利用经验优势,肯定祖辈给予儿童的持续关注和充分照顾,满足儿童主动探寻和好奇心;利用代际差异背景,关照儿童不同情境解决问题的灵活和创新能力。

亲代抚养在高水平学习品质组具有显著优势,是提升隔代抚养的张力空间。在隔代抚养中,充分利用(外)祖父母提供的支持力量,与亲代积极沟通,达成教育理念的一致和抚养角色的准确定位,优化祖辈教养行为,形成抚养子女的教育合力,实现三代共赢的隔代抚养价值。同时养育者要清醒意识到,支持隔代抚养能帮助成年大人从工作压力中实现家庭与工作平衡<sup>[15]</sup>,面对儿童成长问题,隔代抚养只能是协同教育而不能是替代教养,是合作养育而不能是完全包办。

#### 2. 加强家庭教育投入,重视家庭教育参与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社会大众的一般共识,也是很多中国家庭对待育儿达成的代际共识。本研究结果也证明,加强家庭教育投入能显著预测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对此,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首先,良好的家庭养育氛围是促进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3-6岁是儿童认知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生活与学习习惯养成、学习品质发展和培养的关键时期。提供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丰富的物理刺激诸如适龄的阅读资料、儿童读物、益智玩具以及手工材料等资源投入有助于调动儿童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儿童好奇、主动探究等引发主动性的良好学习品质。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儿童更能控制和调节进一步参与游戏、各种学习活动的热情,表现为学习活动中的主动性、专注性、坚持性、

问题解决的灵活性等学习品质。

其次,家庭教育投入重在教育参与,积极的教育参与对儿童学习品质发展和培养的作用更为明显。与教育物力、财力资源投入相比,家庭教育参与对提升低水平儿童学习品质具有显著作用。诸多研究证实了与教育经济投入相比,家长的陪伴更为重要的观点。目前家庭教育投入的两难在于,弱势群体家庭无法兼顾经济压力与亲自抚养,常常顾此失彼;优势群体家庭面临资源投入过多,但教育参与的时间投入不足。以上两者都不是家庭教育投入科学有效的流向,未能兼顾教育资源投入与教育参与<sup>[16]</sup>。因此,家长应强化家庭教育功能,增加教育人力的投入与参与家庭教育的时间和精力,增强陪伴子女阅读、讲故事、做游戏、玩玩具等家庭活动的频率和质量,在开展多样化的亲子良性互动的家庭游戏和学习活动中,激活儿童内在的学习动机,发展良好的学习品质。

#### [参考文献]

- [1] 索长清. 幼儿学习品质之概念辨析[J]. 学前教育研究, 2019(6):35-44.
- [2] 王元. 家庭资本与教育代际流动: 基于学习品质的研究[J]. 基础教育, 2020,17(5):102-112.
- [3] 索长清, 王元. 儿童学习品质评价模型的构建与验证[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37(5):41-48,123.
- [4] 索长清. 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及其培养[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2.
- [5] Lubke G, B O Muthén. Performance of Factor Mixture Models as a Function of Model Size, Covariate Effects, and Class-Specific Parameters[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007, 14(1):26-47.
- [6] 李姗姗, 李莉, 范洁琼. 学前儿童学习品质的评估及其与早期发展的关系[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5):40-47.
- [7] 周兢, 张莉, Nirmala Rao. 我国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项来自 EAP-ECDS 的研究报告[J]. 全球教育展望, 2018,47(7):114-128.
- [8] 曾迪洋, 洪岩璧. 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96-107.
- [9] 肖索未. “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6): 148-171,244-245.
- [10] Blau M, Duncan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11] Yoko Yamamoto, Mary C Brinton.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Japan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0,83(1):67-83.
- [12] 刘秀丽. 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183-187.
- [13] 李燕芳, 吕莹. 家庭教育投入对儿童早期学业能力的影响: 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3(9):63-70.
- [14] M L legaard S, J Ger M M. The Effect of Grandparents'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Grandchildren's Educational Success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2015, 42(42):11-19.
- [15] 林卡, 李骅. 隔代照顾研究述评及其政策讨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4):5-13.
- [16] 索长清. 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边界[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34(7):5-8.

[责任编辑 朱毅然]